

初到北京

The First Few Days in Beijing 宁财神

初到北京，寒冬，天空湛蓝，我欢呼雀跃跳上机场出租，紧着拍司机马P，告诉这北京真没来错，好地方，于是热情的司机宰了我一百二十块钱，从机场到亚运村。

第一日，满大街找好吃的，哥几个带我去西四小吃胡同，卤煮没敢吃，强压着喝了一半碗豆汁儿，大嚼了几片焦圈儿，觉得北京也就这么回事儿，没什么好。

第二日，去演歌台，乌泱乌泱的东北大蜜使我产生了人在哈尔滨的错觉。回家的路上，我问哥们儿，你说北京的漂亮姑娘们都去哪儿了？告诉说不像傍大款就是练摊儿去了，街上不太好找。

第三日，身体受不了了，忒干，嘴唇裂了直流血，醒过来时，枕上一片红，买了俩加湿器都不管用，那天晚上给我们家打电话，说我想家了。

第四日，跟着去故宫，进门时没什么感觉，一路走马观花瞻将过去，边咻边走我们来到了太和殿前，我惊呆了，用在北京学到第一句话大喊了一嗓子：牛B！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广场。哥们儿告诉说这在北京也就算个后院，真大

的还没带我去。后来住久了才发现，这么大的院儿也就这么一家，那厮纯属胡说八道。

第五日，早起去安惠桥那片看老头溜鸟，跟人搭讪，被听出上海口音后，遭了老头一白眼。接着几小时，由于没我哥们儿带路，我四处碰壁，在小关附近的一间朝鲜菜馆里，我更是惨遭痛宰，一碗冷面要了我三张。乃痛下决心开始学北京话，小本本上记上了第一条：老类，告诉说谁叫板你就拿那个词对付丫的。

第六日，爬长城，最高的地方，我威风凛凛翘首独立，民族自豪感没怎么起，就是觉得我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登次长城，挺煽。紧着催哥们儿拍照，无数个造型摆好以后，单留最后一张卷，捕捉一个神态：忧郁。我觉得我还是不属于这个城市，有点生。

第七日，问哥几个哪儿能柳蜜，推荐说经贸大学里物美价廉，一瓶汽水就能谈人生，再买包花生米，连带理想也一并谈了。去试，那天是舞会，转了一晚上就听见一帮面目模糊的女同志在黑暗中嘀嘀咕咕闹闹哄哄，没找着可以托

付终身的人，我讪讪地回家，哥们儿挺奇怪，等我走近以后，他耸着鼻子恍然大悟说道：没事你抹这么多香水干嘛？

第八日，开始干活了，招了几个北京人，给他们面试，人人都是一副大义凛然的架势，意思都是“不招我就是你一辈子犯过最大的错。”把他们留下了，虽然最后他们都由于各种原因惨遭开除，但面试那天他们集体给我留下的极度自信的面目让我至今难忘。

第九日第十日乃至第无数日，慢慢开始习惯北京，爱上北京，开始学着融入北京，学会了流氓仗义等等等等。直到某一天，在面的里跟司机套了半天瓷，临下车时他友好地问：“哥们儿你通县的吧？”我摇头，他说“口音像。”转身大笑，突然觉得自己也算是半个北京人了。■

作者链接：

宁财神，网络写手，2006年因情景喜剧《武林外传》走红。

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ningcaishen>

桐花万里风沙路

叶倾城

Chinese Parasol Blossoms Fall in the Sand Storm

他们说，这是沙尘暴。

天色肝灰黄，太阳惨白着脸，劲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我立足不稳——我这么胖，居然还有机会弱不禁风。砂粒、小石子、枯叶结结实实打在我脸上、手上、脚背上……

忽然闻到一阵模糊的香，我百忙之中一抬头，一树紫白的喇叭花——是泡桐。受了风，一朵一朵小喇叭，完整地

掉下来，坠地几乎有一声清晰的“啪”。在道上骨碌碌转了几转，就被车轮鞋底碾得稀烂。黄沙万里，桐花沿街掉得个乱七八糟，这是北京四月天。

我不太喜欢桐花，它好像一直有点生不逢时。

它开得不够早，不曾迎领天下先；也不够晚，不能在桐花紫的初夏天空里花天一色。未开之前，花萼是褐黄色

的，毛绒绒，就像是去秋结的果，已经干透了。花开了，也不过紫得灰扑扑，不像牵牛花的水晶颜色，清亮无瑕。

何况紫色本来就麻烦，除非琼瑶笔下“穿紫衣的女人”，寻常女子实在难得搭配它：紫配红是恶紫夺朱；紫配绿是臭狗屎；配白丧气，而且还是不怀好心、卧龙吊孝那一种；配黄最合宜，姚黄魏紫，但大部分中国人的皮肤没黄得

这么悦目——旧时印度小说里，被送给国王的女子，要用姜遍擦周身。配黑倒是无所谓了，“可是为那黑色的本身着想，不放，又还要更好些。”

因此同是四月花，桃花艳得泛妖气，迎春何等热烈，灰白灰紫的桐花，就像大雪天气里的那岫烟，把自己准一的棉袄当掉了，只穿着半旧的夹衣，冻得拱肩缩背，四周是红猩猩毡、刻丝银鼠、孔雀

裘……都是金陵十二钗，桐花是荆钗。

喜欢桐花的人，不会太多吧。却有人写过一句极惊艳的诗：“郎是桐花，妾是桐花凤。”一种豁出去了的全篇交付：他是宰相，我顺理成章成为一品相匡夫人；他被发配到西伯利亚，我就是忠贞的十二月党人之妻；他是橡树，我便以另一棵橡树的模样在他左右……他是这样平凡、几近丑陋的桐花呢？那

么，我甘心做一只小鸟儿，常采桐花间簇拥，人称桐花凤。

不怕全世界冷眼相向，只要有一个，爱得这么烈火丹心，也就不枉桐花来此世上一遭了。■

作者链接：

叶倾城，青年女作家。博客地址：

<http://blog.sina.com.cn/qingcheng>

褪色的美国—— 芭比娃娃和校园枪击事件

田原

The Fading U.S.A.: Barbie Dolls and the Shootings on the University Campus

今天下午去做了访谈节目，聊的话题挺伤感，美国有史以来最恶劣的校园枪击事件。一名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韩国学生，在杀死了32名师生之后自杀。也不算是个新闻了，这两天所有的媒体都在说这个事情。

前两天，看见路边两个小孩在玩破烂的芭比娃娃，似乎是从某个垃圾堆里拣来的，脸已经黑得如同乞丐，还微笑着露出小白牙齿。芭比娃娃，曾经是美国的标识之一，和可口可乐、麦当劳、迪斯尼乐园之类一样，十几年前，不懂事的小孩子都觉着是美好得不行的东西。如今，可口可乐是健康杀手，麦当劳是垃圾食品，迪斯尼乐园不也落户香港了么？美国，一点儿也不更好了。

记得几年前和一些朋友一起看一个美国片，七十年代拍的，非常生活。那个时候，普通老百姓家里就已经是温馨而实用，各种电器应有尽有，冰箱上放着鲜花，孩子的房间里有彩色的房顶，小汽车停的后院车库，还有个绿油油的小花园。于是我们之中就有人感叹到，唉，人家美国七十年代就这样了，真幸福啊。刚说完，另一个朋友就发话了，有什么啊，他们七十年代这样，现在还

这样，没劲。这话一说完，大家恍然大悟，就是啊，美国没什么了不起的！

第一次听说枪击事件，正是我迷恋Marilyn Manson的时候，那会儿说杀手深受Manson影响，Manson也因此受到了强烈指责。我倒是一向觉得Manson是个特别清醒的人，每次接受采访的时候都彬彬有礼，说话有条不紊。音乐，抛开思想内容，制作和录音都是很厉害的啊。接着，看了《大象》，太动人的一部电影，娓娓道来，看似平静而缓和的一切，其实暗自涌动。直到最后，借着武器爆发，才能引起重视。

还是那句话，一个人一个宇宙。

看了一些关于这次枪击事件的视频，其实凶手早就有各种不正常的表现，孤癖而压抑。我看了他写的剧本，全篇都是暴躁和不满，如果是正常人，在创作的时候应该每个人物都有自己不同的性格，可是他的剧本中，每个人，无论性别和年龄，都是暴力的。

人们对八十年代的人，最多的评价之一就是无病呻吟。现在反过来想想，呻吟出来了，倒也是好事，总比闷着，然后对他人发泄要好。而且，真的是无病吗？也不一定……人人都有自己的痛

苦，有时不明显的疼比明显的更让人抓狂。幸福是个自相矛盾的东西，和物质生活水平的高低不成正比……

这两年中国突飞猛进，看看北京，往繁华的地段走，找一家咖啡店坐下，喝的是古巴咖啡，吃的是法式甜点，听的是英国的音乐，用的是美国牌子的笔记本电脑……恍惚着，就觉得离国际化越来越近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在我们的眼中，慢慢褪色。特别是911之后，美国也不再是令人向往的地方了，倒像是枪林弹雨的地方。美国人民，也变得楚楚可怜起来，政府一天到晚在外面充最大牌的，受伤害的却是大众。

记得第一次拿到芭比娃娃，高兴又兴奋，一整天都在摆弄这个塑胶小人。曾经那么迷恋，拿压岁钱买了几个，还有大把大把的衣服、鞋子、饰品，甚至衣柜、网球拍……现在，压箱底儿了……而且，不管怎么压，她还是标准地微笑，似乎永远都不知道有校园枪击这回事情。■

作者链接：

田原，歌手、演员兼作家。博客地址：

<http://blog.sina.com.cn/tianyuan>